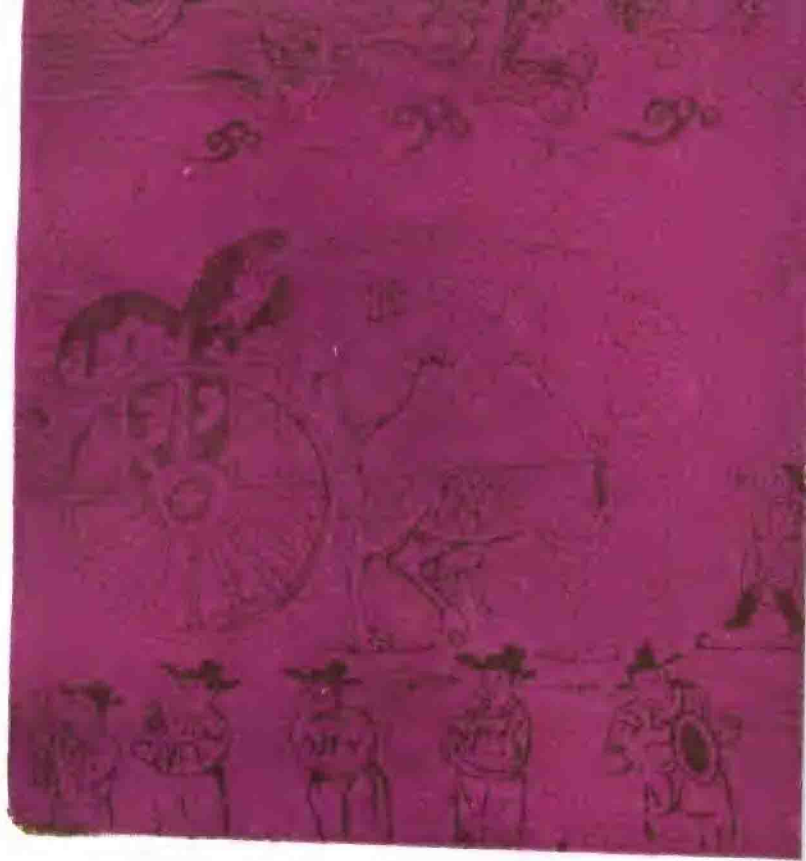


·中国辽金史学会  
编



# 辽金史论集

第四辑



遼金史論集

主編 陳述

副主編 宋德金 景愛

書目文獻出版社

第四輯 ·

**辽金史论集（第四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政法大学出版社印刷厂排版 涿州市西辛庄印刷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12.0625印张 293千字

1989年4月北京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册

ISBN 7-5013-0592-7

K·52 定价：4.35元



## 目 录

- 论辽金元史中的“纒”与“紉” ..... 阎万章 (1)
- 辽金军事改革述论 ..... 刘 庆 (16)
- 辽帝的柴册仪 ..... 舒 梵 (26)
- 辽代鞫狱机构研究 ..... 唐统天 (42)
- 辽朝北面朝官考述 ..... 马 赫 (63)
- 辽史避讳表 ..... 陈 述 (87)
- 论辽政权接管燕云的必然性及历史作用 ..... 何天明 (100)
- 唐代契丹都督府地考 ..... 冯永谦 (116)
- 西辽官制简述 ..... 冯继钦 (125)
- 辽燕京佛寺考
- 应县木塔辽刻经、写经题记所见辽燕京寺
- 庙 ..... 郑恩淮 (135)
- 宣化辽墓壁画研究 ..... 郑绍宗 (155)
- 刘成碑考略 ..... 韩嘉谷 (167)
- 张公墓志跋 ..... 田立坤 冯文学 (176)
- 金初汉地枢密院试析 ..... 李 涵 (180)
- 金代御史台初探 ..... 蒋松岩 (196)
- 金代科举制度研究 ..... 赵冬晖 (212)
- 金代的考课与廉察制度 ..... 王世莲 (236)
- 宋金交聘制度述论 ..... 赵永春 (248)
- 关于完颜希尹之死 ..... 陈相伟 (261)
- 金代女真的社会性质 ..... 孙进己 (270)
- 完颜家族在生女真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 杨茂盛 (282)

金朝对奚族的基本政策.....	孟广耀(297)
金中都城坊考.....	赵其昌(312)
金代女真墓葬的演变.....	李健才(339)
悬空寺金代石碑考.....	刘俊喜(350)
河曲县出土四枚铜印考释.....	刘永生(357)
山西昔阳的三方金元铜官印.....	杨纯渊 翟盛荣(363)
“征服王朝论”的产生与传播.....	景 爱(366)
<b>编后记</b> .....	<b>(379)</b>

COLLECTED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THE LIAO AND JIN DYNASTIES

(No. 4)

Contents

- Yan wanzhang,  
On the Characters '纒' and '紉' in Annals of the  
Liao, Jin and Yuan Dynasties..... (1)
- Liu Qing,  
On the Military Reforms of the Liao and Jin  
Dynasties..... (16)
- Shu Fen,  
the Ceremony *Chai Ce Yi* presided over by the Liao  
Emperors..... (26)
- Tang Tongtian,  
A Study of Imprisoning Institutions of the Liao  
Dynasty ..... (42)
- Ma He,  
On the So-Called North-Facing Officials of  
the Liao Dynasty..... (63)
- Chen Shu,  
Name Taboos in the History of the Liao  
Dynasty ..... (87)
- He Tianming,

- On the Necessity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akeover of the Yan and Yun Regions by the Liao  
Government .....(100)
- Feng Yongqian,  
Location of the Khitan Military Governor's Office  
in the Tang Dynasty .....(116)
- Feng Jiqin,  
Briefly on the Official System of the Kara-Khitan  
Dynasty .....(125)
- Zheng Enhuai,  
An Investigation of Buddhist Temples in Yanjing  
Capital of the Liao Dynasty---the Buddhist Temples  
in Yanjing Capital Mentioned in the Notes of the  
Liao Dynasty Canons Discovered from the Yingxian  
Wooden Stupa .....(135)
- Zheng Shaozong,  
A Study of the Wall-Paintings Discovered in the  
Liao Dynasty Tomb in Xuanhua County.....(155)
- Han Jiagu,  
Briefly on the Stela erected by Liu Cheng .....(167)
- Tian Likun and Feng Wenxue,  
The Epilogue of Zhang Gong's Epitaph.....(176)
- Li Ha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Military Bureau *Shu-  
Mi Yuan*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Han Nationality  
under the Early Jin Dynasty .....(180)
- Jiang Songya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Supervisory Ministry



- Yi Shi Tai* of the Jin Dynasty.....(196)
- Zhao Donghui,  
A Study of the System of Civil Examinations for  
Government Degrees in the Jin Dynasty.....(212)
- Wang Shilian,  
The System of Checking Officials' Administrative  
Achievements and Moral Character in the Jin  
Dynasty .....(236)
- Zhao Yongchun,  
On the Diplomatic System Between the Song and  
Jin Dynasties .....(248)
- Chen Xiangwei,  
On the Death of Wanyan Xiyin.....(261)
- Sun Jinji,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uzhen Society of the Jin  
Dynasty.....(270)
- Yang Maosheng,  
The Role of the Wanyan Lineage in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Raw' Nuzhen Society .....(282)
- Meng Guangyao,  
The Cardinal Policy of the Jin Dynasty to the Xi  
Ethnic Group.....(297)
- Zhao Qichang,  
A Study of the Street System within the Middle  
Capital of the Jin Dynasty.....(312)
- Li Jiancai,  
Changes of the Burial Customs of the Nuzhen  
Nationality in the Jin Dynasty .....(339)

Liu Junxi ,	
A Study of the Jin Dynasty Stelae in the Buddhist Xuankong Temple .....	(350)
Liu Yongsheng,	
A Decipherment of Four Bronze Seals Discovered in Hequ County.....	(357)
Yang Chunyuan and Qu Rongsheng,	
Three Bronze Official Seals of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Discovered in the Xiyang County, Shanxi Province.....	(363)
Jing Ai,	
The Rise and Diffusion of the Theory of 'Conquering Dynasties' .....	(366)
Afterword .....	(379)

## 论辽金元史中的“纒”与“紉”

阎万章

在辽金元三史所载的军队名称中，有以“纒”字命名而被称为“纒军”者。由于“纒”字又写作“紉”，曾引起中外史学界一番争论，所争论的问题，就是“纒”和“紉”哪一个为正字，哪一个是别字，还有此二字的读音和字义等，直至今日尚未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本文仅就这方面的问题，谈谈我的粗浅看法。

### 一

辽金元三史中所载之“纒”与“紉”，在我国古文献记载中则有“紉”字，而无“纒”字。“紉”字最早见于《楚辞》，在《楚辞·九章·悲回风》中有“紉思心以为纒兮”之语，可知“紉”为汉字。又《后汉书·隗嚣传》的“援旗紉族”一语中也有“紉”字，证明“紉”是汉字无疑。但由于“纒”字不见于古文献记载中，所以人们对“纒”、“紉”二字的解释，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纒”为正字，“紉”为误字，“紉”应作“纒”。有人则认为“紉”绝非误字，其或作“纒”者，乃“紉”字之省。此外，有人认为“纒”是契丹字，还有的人认为“纒”是契丹字和女真字的混合体。自从1975年契丹文《北大王墓志》<sup>①</sup>出土后，因在志文第四、第五行和第二十二行内都有“纒”字，证明“纒”是契丹字。因此，有人提出“纒”字是混入汉字中的契丹大字，并说由于汉字原无此字，往往把此字与汉字“紉”相混

淆，于是“纒”就成了“纒”的别字。但也有人不同意此说，认为“纒”不是混入汉字中的契丹字，乃是汉字“纒”的俗写体而被契丹字所借用。

以上这些说法，实有分析的必要，我的看法是：一，在我国古文献中，既然没有“纒”字。而“纒”字却见于契丹文《北大王墓志》之中，证明“纒”字并非汉字，肯定为契丹字无疑。因此，我同意谓“纒”是契丹字和“纒”是混入汉字中的契丹字说法。但谓“纒”是一种契丹字和女真字的混合体的说法，则显然是错误的。二，已知“纒”是契丹字，“纒”为汉字，就不应有正字和误字之分。那种认为“纒”为正字，“纒”为误字的说法，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说详后）。三，谓“纒”是“纒”字之省，也就是说“纒”是汉字，是汉字“纒”的简体字，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辽朝建立之前，从未见在汉字中有此“纒”字，所以这种说法只能是一种推测，并无任何事实根据。四，谓“纒”是混入汉字中的契丹字，此种说法我虽然赞同，但对其由于“纒”往往与汉字“纒”相混淆，于是“纒”就成了“纒”的别字之说，则是难以令人同意的。这是因为“纒”与“纒”并非一种文字，把汉字的“纒”说成是契丹字“纒”的别字，这是说不通的。何况“纒”、“纒”二字，从我国史书中使用情况来看，并非混淆不清，而是有其规律性的（说详后），怎能说汉字的“纒”是契丹字“纒”的别字呢！五，谓“纒”是汉字“纒”的俗写体而被契丹字所借用者，其所持理由有两点：一是《山右石刻丛编》卷一〇载有后汉乾祐元年（948）《重修建禹庙记》，在碑文中有“纒募”二字；二是在契丹字中确有借用汉字之事实。我认为在《重修建禹庙记》中，虽有“纒”字，但在契丹字制成之后，如从其所记“纒募”二字的“纒”字字义来看，“纒”字则有纠集之意，它与契丹字“纒”的字义不合（说详后），而与汉字“纒”的字义则相一致，恐此碑原未必作“纒”，很有可能作

“紉”字。《重修建禹庙记》其所以作“紉”者，应是抄写之误。再有，“紉”字既然见于契丹文《北大王墓志》中，而此种契丹字虽有借用汉字之字，但其字数是不多的，绝大多数的契丹字，是增减汉字笔画或利用汉字偏旁而制成的。根据研究结果表明，此种契丹字所借用的汉字，在字义方面又往往与汉字的字义相同。如“一、二、三、五、十、廿、月、日、王、皇、帝、太、后”等皆是，但“紉”字并非如此。如果说“紉”是由汉字“紉”减笔而成的契丹字，这是非常可能的，但谓“紉”是汉字“紉”的俗写体而被契丹字所借用这就不对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辽朝建立之前从未见汉字中有此“紉”字，那么契丹字中的“紉”又从何处借用呢？

## 二

现在首先需要辨明的问题是，在我国史书中为什么把“紉军”的“紉”又写作“紉”的问题。以辽金元三史来说，除了《元史》“紉”、“紉”二字并用外，元刊本《辽史》均作“紉”，但也有讹为“紉”、“紉”、“纪”三字的。如《辽史·百官志》咸州兵马详稳司条的“咸州紉将”，《营卫志》中的“边防紉户”，《天祚皇帝纪》耶律大石条的“紉而毕”部，《部族表》则讹作“纪而毕部”即是。元刊本《金史》则均作“紉”，但也有讹为“紉”的。如《金史·徒单思忠传》中的“紉碗群牧使”即是。不过《金史》虽然都作“紉”字，而与《金史》所记有关的其他史书，又均作“紉”而不作“紉”。如《金史》卷一三二《纥石烈执中传》载：贞祐元年(1213)“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屡战不利，执中戒之曰：‘今日出兵果无功，当以军法从事矣！’高琪出战复败，自度不免，颇闻庆山奴诸人有谋。十月辛亥，高琪遂率所将紉军入中都，围执中第。”《大金国志》卷二四、

《宣宗皇帝纪》上则说：“翌日，再战。执中疮甚不能出，乃遣左监军高乞以纒军五千拒之。……高乞自度必为执中所杀，遂引纒军围执中府。”按：高乞即《金史》中的术虎高琪。但《金史》所记之“纒军”，《大金国志》则作“纒军”。又《金史》卷六《世宗纪上》：大定十年（1170）“十月己酉，以大宗正丞纒为高丽生日使”，无使者姓氏，但在《金史》卷六〇《交聘表》内，则作“以大宗正丞宗室纒为高丽生日使”，多“宗室”二字。考《金史》卷五五《百官志一》，大宗正府条说：“大宗正府，泰和六年避睿宗讳，改为大睦亲府，判大宗正事一员，从一品，以皇族中属亲者充，掌敦睦纠率宗属钦奉王命……”得知使者姓完颜氏名纒。《高丽史》卷一九《明宗世家》，毅宗二十四年（金大定十年）冬十月庚戌条说：“金遣大宗正丞耶律纒来贺生辰。纒至境，边吏以前王让位，却之。”可以看出《高丽史》除将金使姓氏误记为“耶律”外，金使完颜纒的“纒”字，《高丽史》也写作“纒”。又《宋会要辑稿》兵十七，建炎四年（1130，金天会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刘光世奏文中，有“契丹屈烈系纒官”和“纒官刘公亮”之语。绍兴元年（1131，金天会九年）正月二十一日诏文中，又有“签军纒官”之言。所记金人降宋之事虽不见于《金史》，但《宋会要辑稿》中“纒官”的“纒”字，在《金史》中则都作“纒”，而不作“纒”。《元史》虽然“纒”、“纒”并用，但并不相混。《元史》所记纒军的“纒”字，都作“纒”，而无作“纒”者。如《元史》卷一《太祖纪》：元太祖九年（1214，金贞祐二年）“六月，金纒军斫答等杀其主帅，率众来降。”又十二年（1217，金贞祐五年）“秋八月，以木华黎为太师，封国王，将蒙古、纒、汉军南征。”又《元史》卷九八《兵志一》：“又有辽东之纒军”等即是。但《元史》所记纒军人士之地望，则均作“纒”，而不作“纒”。如《元史》卷一二三《塔不已儿传》和卷一三三塔不已儿之孙《重喜传》所记之

“束昌紉氏”，还有卷一八八《石抹宜孙传》所记之“其先辽之迪烈紉人”等即是。但“紉”字也有讹作“纥”的，如《元史》卷一五二《石抹阿辛传》中之“迪列纥氏”，“纥”字显然是“紉”字之讹。现在需要考明的是，《元史》所记纥军人士地望之“紉”字是否也作“纥”的问题。据元人黄溍《黄金华集》卷二七《沿海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说：“公讳明里帖木儿，别名继祖，字伯善，迪列纥人。”按：《元史·石抹宜孙传》：“石抹宜孙，字申之，其先辽之迪烈紉人。五世祖曰也先，……也先之曾孙曰继祖，字伯善，袭父职为沿海万户。……宜孙其子也。”可知石抹明里帖木儿乃是石抹宜孙之父。从《沿海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中的“迪烈纥”即《元史·石抹宜孙传》之“迪烈紉”来看，证明《元史》所记纥军人士地望之“紉”字，都应写作“纥”。既然如此，那么在《元史》中为什么把纥军人士地望之“纥”字都写作“紉”，而在其他史书中又有将“纥军”的“纥”字也写作“紉”呢？如果从“纥”是契丹字，“紉”是汉字来加以考察，这是不难理解的。我认为《金史》均作“纥”，而《元史》所记之纥军也作“纥”者，这是因为直接袭用了契丹字，没有把“纥”字译为汉字的缘故。《辽史》和《宋会要辑稿》、《大金国志》、《高丽史》等都作“紉”，而《元史》所记纥军人士之地望也作“紉”者，这是因为把契丹字的“纥”译为汉字“紉”的结果。也就是说“紉”乃是契丹字“纥”的汉译。那么，为什么要用“紉”字来译契丹字的“纥”呢？这是由于此二字的字形十分相近，而契丹字的“纥”很有可能是由汉字“紉”简笔而来，所以就用“紉”来译契丹字的“纥”了。

其次需要辨明的问题是，辽金时期汉文石刻中的“紉首”与纥军是否有关的问题。由于有人把“紉首”的“紉”字与“纥军”汉译为“紉军”的“紉”字，因是一字，遂认为“紉首”与纥军有关，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以辽代汉文石刻来说，1956年

在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出土的辽大安七年（1091）石刻残石中，有“紉首西头供奉官”<sup>②</sup>等文字，而在《全辽文》卷七《罗汉院八大灵塔记》中，又有“乃与纠首陈寿”的记载，我认为“紉首”应即“纠首”，这从我国古文献中是可以找到证明的。如《楚辞·招隐士》有“树轮相纠兮”之语。此语中的“纠”字，在梁萧统（昭明太子）《文选》卷三所收《招隐士》中则作“紉”，证明“紉”、“纠”二字通用，“紉首”即“纠首”无疑。但却看不出“紉首”与纛军有何种关系。再以金代的汉文石刻和钟铭来说，“紉首”一词比较多见，如《金文最》卷三六《重修法云寺碑》，有“灯公与众紉首共口幸遇昭代圣口…”之语。又同书卷五七《香山寺钟识》，有“又化到在城都副维那郑琮、杨晖、於渊、紉首维那二十一名吴厚等，同具胜缘”之言。特别是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郊的万部华严经塔中，塔内第一层原嵌砌金代石刻九块，除在解放前被人窃走三块外，在现存的六块石刻中，有“紉首李世才”、“神山东西二村紉首李元”、“刘家庄紉首刘公才”、“永兴庄紉首进义校尉罗斌”、“张家峪紉首王守清”、“捆刺乙里董村紉首捆刺忠武”、“东通使族紉首武口住校尉”、“东长安村紉首赵永超”、“金城紉首张嗣道”、“金城紉首张奉（？）臣”等等<sup>③</sup>，约有二十多个，但“紉”字均作行书“纛”字。从万部华严经塔中的金代石刻所载之“紉首”有如此之多，而在《金文最·重修法云寺碑》中又有“灯公与众纛首”之语来看，如果说“紉首”与纛军有关，实难令人相信。李逸友同志在《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代碑铭》<sup>④</sup>一文中说：

碑铭在坊巷街村等地名之下称纛首，而不称街坊的坊正或村社的里正等基层政权组织的头目职称，……《金史·食货志》载：“京府州县郭下则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三百



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户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查非违。”……可见碑铭中“紉首”与《食货志》的主首相当。……由此可见，金代的“紉首”和“主首”相通，在此碑铭中“紉”与“主”的读音相近同，碑铭中的“紉首”也就是“主首”，并不是紉军。

我同意李逸友同志所说的“紉首”即“主首”而不是紉军的看法。因此，“紉首”与紉军有关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也许有人说：在《吉林通志》卷一二〇《金石志》所载《道士曹清碑》中，碑阳有“永安四年夏五月初五日大虚崇道邑紉首提点郭颜温等立石”年款，碑阴有“紉首郭静”、“提点郭颜温”、“邑长李敬天”等题名，如果说“紉首”即“纠首”，亦即《金史·食货志》中的“主首”，而与紉军无关，那么碑文中的“紉首”又如何解释呢？我的看法是，除了所引碑文中的“永安四年”是“承安四年”之误外，而“大虚”应作“太虚”。至于“紉首”二字，据已知的辽金汉文石刻和金代的钟铭均作“紉首”，而无作“紉首”者，想此碑亦不应例外。及见张博泉《金史简编》<sup>⑥</sup>卷首所附《阿城松峰山太虚洞曹道士碑》图版，知此碑原石果作“紉首”，《吉林通志》作“紉首”者乃是误记。这就证明了《山右石刻丛编·重修建禹庙记》中之“紉募”二字，必为“紉募”之误无疑。

### 三

今已辨明“紉”是契丹字，“紉”为汉字，而“紉”是契丹字“紉”的汉译，那么“紉”和“紉”的读音和字义又是否都相同呢？以汉字“紉”的读音来说，在《广韵》中谓为“居黝切”，朱熹《楚辞集注·九章·悲回风》谓为“吉酉反”，可知其读音为“纠”。再以“紉首”即“主首”来看，可知“紉”字又读音